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和一株牽牛花際遇

劉年貴

清晨的亮光，透過窗戶灑入我的房間。我睜開惺忪的睡眼，向著窗外望過去——一眼前赫然閃現著一叢綠意！

驚愕之中走近細細察看，原來是一株牽牛花，不知什麼時候長到了我的窗戶上。

和一株牽牛花際遇。這該是一種緣分還是宿命的安排呢！這正如著名作家史鐵生跟地壇際遇一樣，彷彿，地壇歷經數百年人間滄桑，就是為了和他相際遇。而我，漂泊在這座城市，好不容易尋覓一間棲身場所，儘管房間不足二十平米，也儘管室內光線暗淡，並且因為在一樓，每到南方梅雨季，地面和牆面蕩漾著一波波的水紋，衣物等也是放上三、兩天就受潮發霉，儘管有著這般那般的不如意，總歸能為我遮風擋雨。好似，我這裡居住了好幾年，就是為了等候它的出現。可它呢，也不知道是被小鳥還是被風，將一粒牽牛花的種子帶到我窗戶下面——其實此處並沒適合它生長的環境，它頑強地安身於水泥地面細小的裂縫中，從水泥封蓋的泥土中汲取有限的養料，搭著牆體向上生長，爬上了一米多高的窗台，又纏繞住窗戶上的立柱向上攀緣了一、兩尺高，這才出現在我的視野裡。這一路真可謂「萬水千山，千難萬險了。」

由是，我的生活也增添了很多趣味。每天睜開眼睛，

在晨風晃動的片片綠葉映入眼簾，像是老朋友熱情地招呼：「早上好啊！」帶著愉悅的心情開啟了新的一天的生活。

白天，當我捧著詩集在它面前誦讀古人事為它寫下的詩句：「圓似流泉碧翦紗，牆頭簾蔓自交加。天孫滴下相思淚，長向秋深結此花。」這時，它也彷彿聽懂了似的，那片片心形的綠葉在微風中低下了頭。好像是一位綠蘿仙子遇見了情郎那般的羞澀。晚上，當我在窗前伏案寫作至深夜時，無意間那麼一抬頭，與飄搖的綠葉碰個正著，夜風中傳來綠葉輕微的婆娑聲，像是在關切地說道：「夜深了，你該休息了！」于是我對它會心地一笑，趕緊停止手裡的工作，關燈上床睡覺了。

我外出的那幾天，受颱風影響，那座城市歷經狂風和暴雨的洗劫。歸來後第一時間，便是急切地衝至窗前，令我震驚的是，那株牽牛花安然無恙地在我眼前佇立著，彎彎繞繞的簾蔓似乎又往上竄高了幾寸。

更令我驚詫的是，它竟然開出了五朵花，喇叭狀的花朵，上端的花托潔白如玉，下端的花萼和花冠絢爛似藍寶石。像是一隻隻喇叭在風中微微抖動著，在吹奏動人的曲子歡迎著我的歸來。又像是一位位身著白色短衣藍色裙擺的婀娜少女在空中翩翩起舞，來撫慰我顆擔驚受怕的心。我終於鬆了一口氣，連忙用手按了按喘氣的胸口，想讓那顆砰砰亂跳的心緩慢下來。

際遇一株牽牛花，我就像在這座陌生的城市裡際遇了一位知己故交。我們相互問候著、關懷著、惦念著，在這紛紛的塵世中感受到人間的溫情。

故園三伏記

范天偉

三伏天一到，天便熱得邪性了，空氣沉重得令人窒息，吸進胸腔裡都帶著灼人的燙意，就連街邊伏臥著的黃狗，也彷彿被蒸乾了所有氣力，徒然伸長舌頭，喘息不迭。

巷子口處，幾棵老槐樹倒是撐起了一方濃蔭。李老伯枯坐在樹底下，背靠樹幹，身上那件汗衫前襟後背都濕透了，緊巴巴貼在他身上。他手裡拿著一柄蒲扇，有氣無力地搖著，卻扇出來的風也熱烘烘的，像是打鐵爐邊吹過來的餘溫。他眼睛半閉著，幾乎要睡著了，口裡卻還含糊不清地抱怨：「熱得人快

文藝副刊



要剝層皮下來啊！」

然而，熱歸熱，人終究要活，日子也得照過。午後時分，巷口老井邊上的人就漸漸多起來了。張嬸提了個西瓜來，沉甸甸地浸在清涼的井水中。那瓜皮碧綠，圓溜溜沉浮著，水面微微漾開幾圈細紋。約莫浸了半個時辰，瓜被撈出來，刀鋒輕輕嵌進瓜皮，「卡嚓」一聲脆響，瓜便裂開，露出裡面紅沙瓤的瓤子，鑲嵌著黑亮亮的籽兒。張嬸切下一大塊遞給李老伯，瓜的清涼氣息彷彿滲進空氣裡了，瓜汁粘稠地滴落在李老伯的汗衫上，他渾然不覺，只是埋頭大口啃嚼起來，那涼意滲入喉嚨，竟暫時驅散了週身纏繞的燥熱。

孩子們卻不怕熱，三三兩兩，舉著長長的竹竿，竿頭粘著些麵筋，仰著頭在樹蔭下邊巡著。

他們躡手躡腳地靠近樹上的蟬，忽然間，竹竿猛地一伸，一隻蟬便撲騰著翅膀被粘住了。孩子們拍手歡叫，把蟬塞進小竹籠裡，蟬在籠中嘶鳴掙扎，竟不知自己剛離了樹梢，又入了另一個樊籠。蟬聲、歡笑聲、竹籠的晃動聲，在寂靜的午後混成一片，倒顯得閑熱非凡。太陽終於向西滑落，熱度稍減，巷

子裡便又活泛起來。家家戶戶搬出小竹椅、小矮凳，散散坐在門前。有人端出碗筷，就在外面吃晚飯，飯菜的香味便混著暑氣飄散開來。女人們搖著蒲扇，閒話著家常瑣碎；男人們則聚攏一處，光著膀子，袒露著被曬得黝黑的脊樑，高談闊論，說古論今。

那時節，還有賣冰棍的推車沿巷叫賣，木頭箱子裡頭墊了棉絮，冰棍便穩穩當當地臥在其中。有孩子攥著零錢，雀躍地奔過去，掀開箱蓋，一股涼氣瞬間冒出來，白霧般升騰，那涼意彷彿有形有質，即將孩子裹住。孩子取出一根冰棍，急不可耐地舔上一口，臉上便立刻堆滿了滿足的笑容。這冰棍的涼氣，雖短暫，卻也是酷暑裡最爽利的一抹印記。

夏夜漸深，人聲漸稀，暑氣卻依舊盤踞著。

睡在屋裡悶熱難當，人們便將竹床、涼席搬到院中露天而臥。孩子們躺在竹床上，仰望著滿天的星斗，風是熱的，可月光與天河，卻悄悄流瀉入孩童的夢裡，添了些清涼的顏色。

三伏天熬人，可熬著熬著，人便也在這熱裡活出了自己的一番滋味。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溫陵氏 宏月 599期

搖夢水鄉（組章）

還是漁翁，一竹篙將我撐入「春秋的水，唐宋的鎮，明清的建築，現代的人」的畫境。

凝固的記憶復甦，遇見煙籠人家，遇見漁舟點點，遇見小橋流水，遇見煙柳接長堤，這是唐詩宋詞裡描寫的江南，本來是現實之美，卻是蒙太奇般呈現。

我像游燕，剪水歸春，被煙畫，被水描。

（也該被人發現，漁舟、漁翁和我自橫在水上，已然是一帖美江南）

我以祥符蕩為中心，像撒開一張漁網，撒開了226公頃的畫境。

只單說，幾隻浮鴨點睛，幾隻鷗鷺開屏，美已透骨。

興起，我入畫深景，水、煙、霧騰騰。

在煙波裡，「紅旗塘、烏涇塘、三里塘、六斜塘、燒香港、十里港、來鳳港……」港塘河湖銜接，水網交叉，若隱若現。

說開來，真如用鉛筆抄錄小學課本裡的一首首古詩詞，臨摹的一幅幅插圖，印象現實地錄入記憶，美入骨髓。

此時，分明浮槎于水上，卻宛若仙境游。

恰又與落霞與鷗鷺齊飛相逢，不得不醉了，在水墨間……

2.游風古鎮

西塘，在唐朝之始點燃的炊煙下。

我翻開了一章古鎮煙雨，借一條青石板路敘述，前世的「吳根越角」，今生的江南六古鎮之一，拖煙帶水，煙水浮起了一鎮千年西塘史。

我說「越角人家」，水村煙戶，有清水漣漪，有細浪撫岸，依然與煙雨渾然一體。

「上河、錢溝河、安豐河、新捨河、蜆

家鄉的水埠頭

李笙清

一半在岸上，一半在水裡。蜿蜒的河道上，隔不多遠就有一個水埠頭，都是用青石和水泥砌成，由於長期浸泡在水裡，石頭的邊緣結滿青苔。這就是家鄉的水埠頭，鄉間人家每天都要光臨的地方，淘米、洗菜、挑水、游泳，它們是鄉村河流的驛站，停泊小船和女人。

在我心裡，水埠頭是屬於鄉村女人的，從奶奶到母親，在水埠頭上待的時間總是最長的。三個女人一台戲，鄉村的水埠頭，從黎明到黃昏，永遠都是女人嬉鬧的戲台。那捶搗衣衫的棒槌聲，宛如繫湊的鼓點，音韻悠長，沿著河的走向流淌，多年過去了，仍然浸漬著我的水鄉。女人的心事，女人的委屈，女人的勤勞，還有女人積蓄已久的心思，在這裡裸露無遺，濃濃淡淡，從不沉澱。

對岸的柳笛悠揚，嫣然的笑靨便綻開花蕾。挑水的漢子，一步一步回頭，讓女人的詛咒，變得抽像而生動。鵲鶴聲聲，蟬鳴不息，江南的煙雨宛若一幅色彩淡雅的水墨畫，垂柳絲絲輕輕拂過，便有飲水的老牛默默反芻，間或有笑聲在兩岸迴響。

「避暑人歸自冷泉，埠頭雲錦晚涼天。愛渠香陣隨人遠，行過高橋方買船。」傍水而居，與水為鄰，渺吟南宋詩人王洧的詩句，領略小橋流水的一份清幽，不禁令人心曠神怡。在水的漣漪中，聲欸乃的櫓音，迴盪在柳絲河畔，為水埠頭平添了幾許婉約的意象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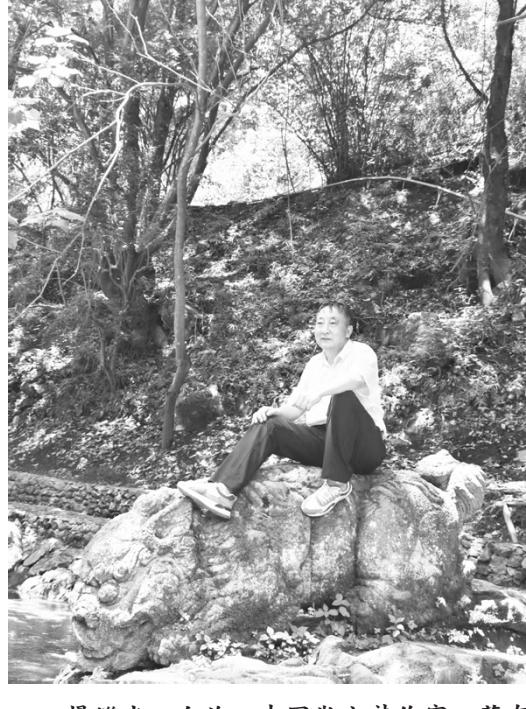
家鄉的水埠頭，總是讓我想起河流一樣漫長的童年時光：搬罾的，撒網的，駕船的；洗衣的，淘米的，垂釣的……這些充滿鄉村原生態元素的生活底片，一張張動感十足，一年又一年，固執地定格在我的記憶深處。離開家鄉多年以後，當我再一次沿著河流行走，閱讀這些簡陋的水埠頭，就像閱讀一首首清秀雋永的抒情詩，平凡中孕育生機，串連起流逝的時光。

「古木陰中系短篷，杖藜扶我過橋東。沾衣欲濕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楊柳風。」每當我吟詠南宋詩僧志南的這首《絕句》，思緒總會在鄉村的水埠頭邊徜徉，那些泊在埠頭邊的烏篷船，如同古詩中流淌而出的綿綿情韻，瞭出鄉村腥味濃郁的經年舊事。那櫓聲的偈語，只有這默然沉思的水埠頭才能意會和領悟，千百年來，依舊耐人尋味。

一年又一年，這些平實的水埠頭，迎來春天的桃花汛期，送走冰封河床的記憶。我的母性的鄉村，分娩出母性的水埠頭，一塊一塊地向遠方延伸。它們就像老祖母額上的皺紋，時時牽動著我的一縷鄉情，在家鄉的河流上打烊。就這樣，我的目光留在這裡，我的心沉澱在這裡，我一生的追求，也牽絆在水埠頭鋪墊的一抹鄉愁裡。

鄉村的水埠頭，一天天漂洗在歲月的水湄之上，漂洗在水鄉人甜蜜的生活裡。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。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

楊繼光，白族。中國散文詩作家，著有《彩色的風箏》、《醉笑紅塵》、《有鳳來儀》、《半夏花開》、《箋注哀牢》散文詩集五部。中國散文詩作協會員，中外散文詩學會主席團委員，雲南省作協會員，大理州作協理事，賓川縣作協主席。

1.墨水西塘

西塘，北緯30°56'的魚米之鄉。我知了，這是杜甫、蘇軾、陸游、白居易的江南，更是李白和張繼的江南。

千年之前，他們搖船覽景，潑墨在竹簡紙絹之上。

千年之後，讓我在教科書裡遇見了大美江南。

江南意象，從童年就一直寄居在記憶畫布上。于我，是抹不去的影，擦不除的景。物換常新，年輪千百轉，又添新環。

但時光再長，我的夢有根須，一直接入江南水鄉。

因為眷戀，山水總相逢。

河、溪河、黃河、澗河、城河」九龍捧珠，托起中國水上第一美鎮的名頭。

在一個叫胥山的地方，我想訪問古鎮私藏的秘密。

想知道，最初是1戶，還是幾戶水上人家上岸，點燃了第一縷炊煙，過上了居有定所的日子？

殊不知，我走讀安仁橋、安境橋、安善橋、仁橋、五福橋、永寧橋、清寧橋、臥龍橋、渡禪橋和來鳳橋，風月正好，十橋如龍臥凌波，就串起千年一鎮的過往。

時序迭新，西塘以岸結村，依然是一席流動的視角盛宴。

全景式的鋪排，臨水而築的明清建築還在。

在我看來，青磚黛瓦，宅弄長長，詩花續紛流韻。

幾隻點水的蜻蜓飛來，伏吟指尖。

這意象，這純粹是收穫的意外之美，它們借給我西塘一兩墨，讓我記下了：習慣于生活的自然與悠然的西塘人，以河為道，以舟代步，他們離不開水。

也記下了：他們離不開「弄裡聽絲竹，簷下嘵家常，廊邊品香茗，屋外升炊煙，門口點地藏香……」的清吉平安的生活。

（是否可以這樣說：一部西塘史，土農工商，漁樵耕讀，百世之營，相沿成習）

我踏著現代人的腳步穿行，詩畫的西塘很古。

拱橋高高，弄堂深深，倪宅、袁宅、醉園靜謐，留守著82.92平方公里的水鄉之根。

千年了，石皮弄、塘東街、西塘花巷……依然浸泡在煙雨中。

一撥撥水一樣的女子，打著花紙傘，衣著國粹旗袍，是煙雨江南特有的經典風景。

向她們打探民俗的來處，解讀的詞彙儘是些「麥芽塌餅兒、芡實糕味兒、紅菱味兒、豆腐乾味兒」的吳儂軟語。

我因水文化的西塘而來，著一身大理阿鵰服飾入景相融，相映成趣。

這是一場沉浸式體驗，又生夢幻。

與西塘女子相遇，就像大理國的段譽遇見神仙姐姐，優雅了在世間行走的歲月，也溫柔了來到西塘的時光。

3.祥符盞開屏

一隻翠鳥鳴晨，引來十隻、百隻……翠鳥的答應。

——這就是西塘的早晨。

（沒有人知道，我已經解鎖了為什麼西塘人家要將翠鳥奉為吉祥鳥的密碼）

從煙雨江南酒店出發，穿過戶連戶的炊煙人家，走過南宋《鹹淳